

“读·品·悟”感动系列



小鸟亲吻蓝天

只因它们快乐地凌空翱翔

总主编：刘海涛

生命的亲吻

树木亲吻泥土

感谢它们默默奉献水分和营养

感动小學生的 50篇兒童小說

主编：陈忠义



瀑布亲吻百溪千泉

感谢汇成它们震天撼地的辉煌

花朵亲吻雨露阳光

感谢给了它们迷人的色彩和芬芳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读·品·悟”感动系列

生命的亲吻

——感动小学生的 50 篇儿童小说

◎总主编：刘海涛

◎本册主编：陈忠义



九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命的亲吻:感动小学生的50篇儿童小说/刘海涛主编.
—北京:九州出版社,2006.1
ISBN 7-80195-399-1

I. 生... II. 刘... III. 儿童文学—短篇小说—作品集—世界
IV. I1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131068号

生命的亲吻:感动小学生的50篇儿童小说

作 者 刘海涛(总主编) 陈忠义(本册主编)

责任编辑 李 勇 高长梅

责任校对 周娅琼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

邮政编码 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市德美印刷厂

开 本 787×960 1/16

印 张 12

字 数 264千字

版 次 2006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06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195-399-1/I·283

定 价 17.80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目 录

华老师	徐 鲁/1
小提琴的故事	徐 鲁/7
彼得堡,一个冬天的故事	徐 鲁/11
猎鹰	明 照/15
早晨的空白	明 照/18
生命的亲吻	金 本/24
好大一片“小手掌”	金 本/27
出售歌声	金 本/30
开枪!为果子狸送行	金 本/33
二〇七三酸雨夜	李志伟/37
听,鲸鱼在唱歌	李志伟/43
一块石头的永远	李志伟/48
生命中的最后一天	黄春华/53
难掩真情	黄春华/58
绿仙人	李文林/62
蛋糕生日	李文林/66
山坡滑梯	肖显志/69
会流泪的黑毛驴	肖显志/72
红枣树	肖显志/76
好大一棵树	肖显志/79
黄纱巾	薛 涛/83
今天我升旗	薛 涛/85
拳王鲁鲁	程逸汝/89
美丽的忧伤	张年军/92
我的小鸟一去不回还	张年军/98

鸟歌	张年军/102
手指痉挛症	萧 袁/106
可怕的碎裂声	萧 袁/109
亭亭的八音盒	陈秋影/112
酸葡萄,甜葡萄	陈秋影/114
特殊的礼物	王 位/117
遭遇火灾	谭小乔/120
傻子三兵	侯建臣/123
影子小虎	金建华/126
“倒霉”的一天	金建华/129
防毒面具	金建华/132
烦恼不打折	周莲珊/135
年雪	谢长华/138
小狼勇勇	凡 夫/141
跪着听课的孩子	曹延标/144
难忘蒲棒	曹延标/147
坏小猴,乖小猴	李少白/150
裘晓念离家出走了!	安 秀/152
伤疤	安 秀/155
生日礼物	叶 澍/158
沙漠边上的回族小孩子	张锦贻/160
巴特尔当了“达拉嘎”	张锦贻/163
在跳蚤市场练胆量	周 锐/167
爱尔安得到了本来奖给狗的奖牌	周 锐/170
没意思的一天	周 锐/173
给麻雀当妈妈	肖定丽/176
我给老师当红娘	肖定丽/182



文中“我”对华老师的思念之情，正是人们尊师重教、尊重知识的情感抒发。

华 老 师

●文/徐 鲁

我在本村的小小学念五年级的时候，一天，忽然听说有一位大学生，因为犯了什么错误，被下放到我们村接受“劳动改造”来了，就住在村东头的那个破旧的、阴森森的关帝庙里。

那个破庙，以前很少有人敢进去，更不用说住在里面了。听说那里头常常“闹鬼”。有人甚至看见过堂屋的红本梁上还挂着“吊死鬼儿”的结着活扣的绳子。有好些日子，我们放了晚学，常常怀着好奇心远远地朝那里张望。但除了能看见一段连着“闹鬼”的屋子的破砖墙，还有一块长满了高深的蒿草的空地外，便什么也看不见。我曾听爷爷说过，那块空地，是当年日本兵的马号，那些蒿草长得比断墙还高，有时往里扔几块砖头，便会从那密密的草丛里“哇哇”地惊飞起几只吓人的黑色大鸟，像老鸦，也像绣眼鸟……每当此时，我们便会吓得各自撒丫子逃散了，仿佛觉得那些“吊死鬼”正伸着血红的舌头在后面追赶自己，尤其是在月牙儿刚刚挂上槐树梢的擦黑天……

关帝庙在我们幼小的心中，一直就是这么神秘而可怕！

现在，这位大学生来了，而且竟然一个人住在这里，他也真够大胆的。不知道他晚上睡觉时会听到一些什么声响，会看到一些什么景象……

那时候村里非常缺老师。不久,这位大学生便被公社安排到我们小学来当我们的老师了。

他是个瘦高个儿,穿着一件很旧、但很整洁的青布棉袄,头发老长,围着一条深紫色的围脖儿,眼睛深深的,好像藏着许多说不出的忧愁。一进小教室的门儿,他便轻轻地摘下围脖儿,放在讲桌上的一张干净的报纸上,然后默默地看了我们好久,声音低低地说道:

“同学们可能已经知道了,我姓华,是个犯了错误的人。我感谢咱们村里的乡亲们,也就是你们的爷爷奶奶和爸爸妈妈,他们不嫌弃我,给了我亲人一样的宽谅和温暖,让我来和你们一块儿在这里学习。以后你们如果愿意,就叫我华老师吧。叫华大哥也行。我相信你们都是很淳朴、很有志气的小弟弟小妹妹。别的,我就不说了。说了你们也不会明白。好,现在咱们翻开课本……”

华老师会说一口非常好听的普通话,全不像我们本地的老师那样诈诈唬唬的。我们因此都听得格外仔细,整个教室里有了平常少有的安静。没过几天,我们就和华老师熟了,而且敢在放学之后,跟着他走进那个神秘的、阴森森的关帝庙了。

这个破庙,经过华老师的打扫和收拾,再也不那么吓人了。那块长满了野草的空地,已经变成了一方整整齐齐的菜畦,而且已经打好了地垄儿。华老师说:“等过了清明,不,过了谷雨,你们就来看我种的蔬菜,肯定会长得好。因为那些枯草乱枝,全让我烧成草木灰施进了菜地。如果你们愿意,就把这儿当成你们的‘百草园’吧!”

走进里屋,第一眼我们就去着梁上,寻找人们说过的那吓人的绳子。华老师说:“早让我烧了。你们着,这不是很整洁的房子吗?比起我的寻师们在其他农村的住房,好多了呢!”

“那……那黑红的棺材呢?听说,这屋里还停放着几口棺材……”我们问道。

“哪有什么棺材？纯属子虚乌有！”

原来这是大人们编排出来的吓唬我们小孩子的故事呀！——那一直压在我们心上的可怕的东西，就这么让华老师轻易地扫除了。

“不过，我猜想，你们的爷爷奶奶和爸爸妈妈的愿望，都是好的，都是希望你们好好用功，把书读好了，为咱们村争光。你们看，咱们现在的日子过得多艰难，多贫穷啊！”华老师让我们坐在他的小床上，笑看对我们说，“希望你们常到我这儿来，我会讲许多故事给你们听。再说，我一个人住在这儿，也孤独。人哪，还是应该和人呆在一起。当然，要和善良的、淳朴的、诚实的人在一起，你们说对不对？”

我们都使劲地点着头。华老师的小床上铺着雪白的床单，被子也叠得整整齐齐。这才叫城里人呢！

三

有个星期天，我上午拾草回来，下午忍不住又跑到华老师那里去了。

这一次，华老师见是我一个人来的，便放下正在搓洗的衣裳，从床底下拖出一口旧皮箱，拿出了两本包着牛皮纸封皮的小书送给了我：“我看你是班上最用功的学生，好好学，将来会有出息的。我本来有好多书，都让人收走了。这两本书，是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最喜欢看的，所以一直保存着。现在就送给你吧。平常抽空儿在家里读读，可不能让别人知道，懂吗？”

我使劲地点点头，双手接过这两本小书，又向华老师鞠了一躬。

这两本书，一本叫《丘克与盖克》，一本叫《蓝碗》，都是一个叫盖达尔的人写的。

华老师说，盖达尔是个了不起的人，十五岁就当红军团长，指挥过好多好多的战斗，是苏联有名的英雄。那里的孩子们，都亲切地称他为“伟大的盖达尔叔叔”。“伟大的盖达尔叔叔”的书，就这样成了我平生最早读到的外国小说了。

我清晰地記得這兩本小書從封面到封底的圖案。而且我還注意到了，在那本《丘克與蓋克》的扉頁上，還有用藍色鋼筆書寫的、有點褪色的幾行娟秀的小字兒：

什麼是幸福？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見解，但是所有的人在一起，都會知道和了解；應該正直地活着，辛勤地勞動，並且熱愛和守護這個名叫祖國的廣大而幸福的土地……

——給華夏留念。麗亞。

我知道，“華夏”就是華老師。那麼“麗亞”是誰呢？是一個女孩子嗎？我當時沒有想到去問問華老師。後來我常常想，這中間肯定有一小段美麗的故事。而這段話，從此便成了我常常引用並提醒自己的一段格言。

四

不久，我小學畢業進入社生聯中念中學了。在聯中，我靠着自己的勤奮成了全校有名的“好學生”。有同學回村把一些我的“好消息”說給華老師聽，華老師滿意地說：“這並不奇怪，艱難困苦，玉汝於成。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飛嘛！……”

一九七五年夏天，在兩位高年級同學的介紹下，我向聯中的團組織遞交了自己的第一份入團申請書。我清晰地記得，在申請書上，我恭恭敬敬地抄上了我自己喜歡的两段話。

一段是奧斯特格夫斯基的“人的一生活，應當這樣度過……”；另一段便是華老師給我的書上的那段“什麼是幸福？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見解……”

現在想來，不免覺得有點可笑。一個十四歲的鄉村少年，對於人生的理解還只不過停留在對於飢餓、艱辛以及個人命運不濟的埋怨上，哪裡能夠真正明白這兩段話的深刻意義呢？說到底，那只不过是

一种“为赋新词强说愁”，是一种肤浅而又带点儿矫饰的引用而已。

但半年之后，我竟真的在团员登记表上按下了自己鲜红的手印，接着又站在鲜艳的团旗下，庄重地举手宣誓了……

可惜的是，华老师当时没有在场。

五

我入团不久，华老师就悄悄地离开了我们的村小学，回到城里去了。——也有人说，他是被转到另外的地方去了。我没能赶回村去和他道别。我听到消息跑回村时，华老师已经走了好几天了。

我在那空空的、重归寂寥的关帝庙前徘徊了好久。华老师种的茄子正在开着紫色的小花，芸豆架也整齐地搭好了，但他肯走是收获不成了。华老师这一走，我们的这个“百草园”又要荒芜了。我默默地浇了两担水后，便怅然地返回联中……

——直到今天，我也没想明白，当年华老师究竟犯了什么错误。我后悔当时没有问问他。只是隐约地听说他是因为在城里写了什么文章，闹出了风波。其实不问也清楚，在那样的年代里，像华老师这样的事怎么能说得清楚呢！

然而，在那样的年月里，华老师还能保存着《丘克与盖克》和《蓝碗》，保存着盖达尔的名言，并且悄悄地把它们像种了一样，播撒到一个贫穷无知的乡村孩子的心上，委实是了不起的。

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人世倥偬，往事如烟。我常常怀着感激的心情想起华老师来。可惜的是，他当年送给我的那两本小书，已经随着岁月的迁移和流逝，不知失落到什么地方去了。但它们所留给我的记忆是温暖而长远的。尤其是那几行用蓝墨水书写的“什么是幸福”的话。

它们常常映现在我的脑海里，使我常思上进而未敢有丝毫沉沦与懈怠，使我对于自己正在从事的事业保持着无限的信心和希望，也使我在后来的所有艰难困苦和寂寞忧愁面前，没有低下头来……

不知道华老师——我人生的引路人，我们那一班孩子的好兄长，我们心灵上的短暂而又永远的朋友，现在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他是否也记得三十多年前他所钟爱过的一个贫穷而寂寞的乡村少年。

华老师，你在哪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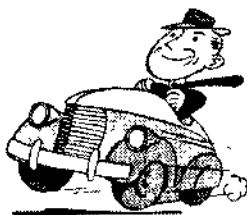


尊敬老师 尊重知识

赏析 / 薛贤荣

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是老师教会了我们文化知识、思想观念，我们应当尊敬老师，尊重知识。在《华老师》这个文章中，就讲述了“我”对小时候的老师——华老师的无尽思念之情。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知识和“牛鬼蛇神”一样被人们痛恨，但华老师还是教会孩子们读书识字，把当时被禁止的好书给“我”看，让“我”走上了成才之路。由于年代特殊，“我”竟三十多年找不到华老师了。文中“我”对华老师的思念之情，正是人们尊师重教、尊重知识的情感抒发。



我们也许成不了伟人，但我们同样应树立起热爱人类的正确人生观。

小提琴的故事

●文/徐 鲁



一九二六年，当梅纽因还只有十岁的时候，有一天，他随父母来到巴黎，拜见了著名的音乐大师乔治·艾涅斯库。

“我想跟您学琴。”这位在美国出生的小男孩，从四岁起就在旧金山跟着西格蒙德·安克尔学拉小提琴了。七岁的时候，他便和旧金山交响乐团合作，首次公开演奏了门德尔松小提琴协奏曲。在当地，人们把他视为“神童”。现在，他来到了艺术之都巴黎，见到了他多次梦想过的艾涅斯库。仰望着他所敬爱的小提琴演奏大师，小梅纽因

迫不及待地恳求道。

“可是，我亲爱的孩子，您大概不知道，我向来不给私人上课啊！”艾涅斯库回答说。

“但是我一定要跟您学琴，我求您听听我拉的琴吧！”小梅纽因的声音是那样恳切。

“您看我正要出远门，明天清早六点半就要出发。”

“我可以早一个钟点来，趁您正在收拾东西时拉给您听，行不行？保证不耽误您出发……”

小男孩的天真、直率和执拗，使艾涅斯库产生了好感，他说：“那么好吧，明天早晨五点半，请到克里希街二十六号来，我在那里恭候。”

第二天早晨六点钟，这位著名的作曲家、指挥家和小提琴演奏大师，听完十岁的小男孩梅纽因的演奏，满意地走出房间，向等候在门外的孩子的父亲说道：

“我很高兴认识你们，并感谢你带来这个孩子。上课请不用付学费了，孩子给我带来的欢乐将完全抵得过我能给予他的东西。”

一年之后，梅纽因在巴黎登台演奏巴赫、贝多芬和勃拉姆斯的协奏曲。这是他作为艾涅斯库的学生在欧洲初次献艺，不久即蜚声国际乐坛。

一九五二年，耶胡迪·梅纽因三十六岁。这时候，他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受欢迎的小提琴家之一了。

这一年冬天，梅纽因来到日本演出。演出前，有人告诉他，听众席上的最低档席位里，坐着一个擦皮鞋的孩子。他为了听一听这场音乐会，拼命地干活儿，省吃俭用，才凑足了钱，买了一张最便宜入场票。

梅纽因的心被这个穷孩子的爱乐精神感动着。小提琴家深深地感到了音乐的力量和自己的使命。他静静地、若有所思地拿起琴弓……他觉得，今天的这场演奏，好像只为了一个听众——就是那个擦鞋童。至少，在小提琴家的心中，那个孩子，他是端坐在音乐厅的最

尊贵、最醒目的席位上的。

谢幕时，鲜花和掌声，充满了豪华的音乐大厅。梅纽因谢完幕，便匆匆穿越过贵宾席上名流仕女们的盛情簇拥，径直来到低档席区，找到了那个擦鞋童。

“孩子，告诉我，需要我为你做些什么？”梅纽因俯下身子，轻轻地问道。

“不，我什么都不需要，只想来听听您的琴声……”面对走下台来的小提琴家，这个孩子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他羞怯地说出了心里话。

这时候，梅纽因的泪水夺眶而出，一把搂住了这个衣衫褴褛的穷孩子。

这天晚上，梅纽因把自己最心爱的一把小提琴送给了这个孩子，以表示对这个热爱他的琴声、热爱音乐的穷孩子的崇敬。

三十年后，当梅纽因年近古稀之时，他再一次来到日本访问演出。年老的小提琴家没有忘记当年的那个擦鞋童。他想方设法终于在一家贫民救济院里，找到了那个已经长大了的孩子。

他依然是那么贫穷不堪，从事着最繁重的体力劳动。幸福的生活好像从来没有到达过他的身边。但他像从前一样，仍然深深地热爱着音乐。当年小提琴家送给他的那把有着古铜色琴身的小提琴，一直紧紧地伴随在他的身边，须臾不可分离。他把它视为比自己的生命还要宝贵的礼物。三十多年来，尽管他的生活贫困艰难，却多次决然地拒绝了想以高价收购这把小提琴的富翁和收藏家。他知道，这个世界上，惟一能够给他的心灵送来欢乐和温暖的，惟一能够使他的生命得以安慰的，只有这把小提琴啊！当夜深人静，他轻轻地打开琴盒，轻轻地抚摸着它的时候；当寒冷的冬天，他忍不住轻轻地端起它，试着拉上几下子的时候……悠扬的琴音，总会给他平日里黯淡无光的生活，送来短暂的一阵明月清风般的遐想……

这次会面，梅纽因没想到，这个穷苦人竟还保存着当年的那把小提琴。像三十年前的那个夜晚一样，梅纽因仍然诚恳地问道：

“请告诉我，我能为你做些什么？”

“谢谢您，我什么也不需要。我已经拥有您的一把琴了。我只想再听听您的琴声……”

梅纽因默默地接过那把三十年前的旧琴，深深地对着这个已经长大了的孩子点了点头，缓缓地举起了琴弓……

他演奏的仍然是当年的那支旧曲——勃拉姆斯的协奏曲。在场的人们看到，一颗颗晶莹的泪珠，从大师的眼里滚动出来，滴落到了古铜色的琴身上。

热爱人类



赏析 / 薛晨

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人。好人、坏人，富人、穷人，成功者、失败者……如果一个人想要达到伟大的境界，必须要对整个人类有真诚的爱心。梅纽因在事业——拉小提琴上是个成功者，但这只是他人生的一部分。试想一下，如果他干了杀人放火的坏事，那么就没有人来听他拉琴了。相反，他对一个擦鞋童——后来仍旧在事业上没有成功，是一个苦力——都那么有爱心。他这个属于上层社会的人，对下层社会中弱势群体却保持着那样一份爱心，这难道不令人崇敬吗？回忆历史可以看出，以往的每一个伟大的人物，每有着对人类强烈的爱心。我们也许成不了伟人，但我们同样应树立起热爱人类的正确人生观。



热爱生活的人们在大地上劳动的经历，才是世界上最令人神往的童话！

彼得堡，一个冬天的故事

●文/徐 鲁

一九一〇年的冬天，在一个七岁的小男孩伊柳沙看来，似乎比以前所有的冬天都要寒冷和漫长。来自西伯利亚的凛冽的寒风，日夜不停地吹刮着，好像一个可怕的巫婆在呜呜地嚎叫。彼得堡清冷的大街上，仿佛每一个人都紧缩着脖子，神情抑郁得就像那随时都可能降下雪来的天空。

“多可怕的冬天啊！该不会发生什么事情吧？”有经验的老人不由得自言自语起来了。

果然，这一年的十一月七日，一个不幸的消息在一瞬间传遍了寒冷的俄罗斯大地：伟大的、仁慈的文学家列夫·托尔斯泰与世长辞了！

这个可怕的坏消息，让小男孩伊柳沙大吃一惊。他有点不相信报纸上的话是真的。因为就在昨天，他刚刚听到了一个新故事：《猫在屋顶上睡觉的故事》。讲故事的人告诉他说，写这个故事的人，就是白胡子的老爷爷列夫·托尔斯泰……

“不，这不是真的！”伊柳沙摇着他爸爸的手说，“会写这么好听的故事的人，是不会死的。彼得堡的每一个人，都读过他的书……”

“哦，我亲爱的孩子，我也希望这不是真的。”爸爸擦了擦眼里的泪水，把伊柳沙搂在胸前，“可是，我们得相信这个不幸的事实了，托尔斯泰真的离开了我们，离开了雅斯纳雅·波良纳……就像普希金、涅克拉索夫、克雷洛夫、屠格涅夫这些伟大的诗人和作家一样，离开

了我们，再也不回来了……”

“天哪！他们都死了……这么说，我们不是再也没有诗人、没有作家了吗？”小小的伊柳沙似乎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是呀，没有了诗人，没有了作家，以后还有谁能给俄国的孩子写书呢？而没有书的日子，又是多么难捱啊！

“不，亲爱的伊柳沙，我们还有一位非常优秀的作家，他叫马克西姆·高尔基，他像托尔斯泰一样伟大、善良，他会给你们写书、讲故事的。只是，他现在不在俄国，他住在意大利的卡普里岛上。此时此刻，我想，他正和我们一样，在为托尔斯泰的去世难过……”爸爸说着，又拿起了那张为伊柳沙家送来不幸消息的报纸……

马克西姆·高尔基？意大利的卡普里岛？当天晚上，七岁的伊柳沙坐在火炉旁边，手捏着铅笔，思忖了好半天。他决定给这位远在意大利的马克西姆·高尔基先生写一封信。他从自己的小壁橱里找出了一张平时舍不得用的彩色纸，铺展平整，在上面端端正正地写道：

亲爱的马克西姆·高尔基，你一定知道了，今天早晨，会讲故事的托尔斯泰先生死了。还有普希金、莱蒙托夫、涅克拉索夫、屠格涅夫和克雷洛夫……俄国所有的名作家都死了。现在，只剩下你了，而你，又在遥远的意大利……

写到这里，伊柳沙突然觉得有种委屈涌上心头。他觉得鼻子有点发酸，泪水正在眸子里转动。但他想，不能让眼泪流出来。他转过脸看了看通红的炉火，好像想让炉火把他的眼泪烘干似的。他转了转铅笔，继续写道：

……亲爱的马克西姆·高尔基，你为什么不回彼得堡呢？是没有回来的路费吗？如果你回不来，请写个童话寄给我，好吗？

你的伊柳沙

